

皇  
明  
文  
衡

皇明文衡卷之十

論

樊噲

高啓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推鋒從沛公以共尊賢寧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奮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爲相亦莫知爲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

憂深慮遠有可爲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  
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  
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  
刻矣哉

李必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不可  
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子而  
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於  
李允湖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素之流又不可以悉數  
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躡常  
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脅人父  
挾讐言所親而嫉所愛一爲所惑則父不得爲慈父子不得爲

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爲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倓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剴到悽惋則但有足以感人者故聽之讒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旣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霑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以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詡詡不對公問其故詡曰屬有可思故未卽對耳公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厄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必之忠反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可不慎哉

民政論

方希古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猶鹿豕猿猴餒則食飽則奔迸跳躡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胥史以至於大夫公卿由于男以至於公侯各敬其所宜敬

而各事其所宜事居乎上者猶未以爲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司徒五家爲隣五隣爲里里四爲鄣四鄣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壯弱少可任與否不必問其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怒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易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

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私心自爲旣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  
刳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  
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  
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  
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皇秦之民卽三代之民也在三  
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狼凶戾視其君如仇  
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  
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詈語而  
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  
至於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脩致治之  
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故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  
治民之法旣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奸而肇釁繫而至殺之易

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禮如先王之時固難也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勵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人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嫌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若倣隣里鄰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



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士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爲先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之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分人以知哉養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

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其自少時居於閭  
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之以孝弟嫻睦雖未有  
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大學求之六德以觀其內試  
之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  
其詳且慎也蓋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取鬻之  
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之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大  
學有徵焉則又納之於太學計其所習未知拜跪之節興俯  
之容而已肆有爵祿之心大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詩  
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人有司有求焉則  
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缺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旣不自知其  
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  
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脩君

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不必目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無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卽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祐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箠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矣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爲求人大全則天下無全才

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皋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皋陶益稷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力，若才與藝則有能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得其所不能，且將拜其所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亦必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踈遠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難。剛毅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弗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

賦施惠之方賑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  
弗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強識而通敏者則  
文學典禮之臣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  
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習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  
可悅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太學之  
政也而爲師者非極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  
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自也問其宗族鄉黨  
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  
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  
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二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  
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  
郡縣旣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

宜嚴用之也宜當知人之學之可任也則不怠於自脩知各  
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  
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  
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遺其  
器則才豈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得一善馬善  
御者執鞭策指揮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  
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  
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人之性豈特不  
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  
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

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  
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  
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  
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  
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  
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  
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  
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  
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  
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  
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  
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

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為輪回之事見無  
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罽唇掀鼻俯脊直躬  
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  
宿世為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為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  
下設為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  
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  
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  
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為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為天地哉  
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  
氣復歸于甑而為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  
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  
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



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地則可今其身亦  
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  
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  
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  
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  
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  
悲夫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  
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  
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  
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